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
吴克敬 主编



赵永武 著

寻她千百度



 西安出版社

吴克敬◎主编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
寻她千百度

赵永武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她千百度 / 赵永武著. —西安:西安出版社,
2012. 10

(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/吴克敬 主编)

ISBN 978 - 7 - 80712 - 986 - 8

I. ①寻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5909 号

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
寻她千百度

主 编: 吴克敬

著 者: 赵永武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: (029)85253740

邮政编码: 710061

印 刷: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25 千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12 - 986 - 8

定 价: 29.00 元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请寄回另换。

总 序

于孝军

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泱泱大国，西安的文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漫长的历史传统。作为中国曾经的十三个朝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她集天地之大成，汇五湖四海之文化思想于一炉，铸造出了辉煌灿烂数千年的文学精品，成为中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膜拜的圣地。

西安文学，源远流长，不论是风、雅、颂，还是汉赋、唐诗，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，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，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。

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建国后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迅猛，各种思潮蓬勃涌现，而以柳青、杜鹏程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，以西安为中心，创作了大量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优秀文学作品，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涌动，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赞誉。

新中国已过一个甲子，文学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成长成熟，迎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、网络化时代，但也面对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思想维度和社会切面。如何把握当下，引导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和整合融合，成为新一代作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。

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，迎接十八大的胜利召开，落实市委“出人才，出精品”的指示，切实改变西安文学队伍后继乏人、精品力作不多的创作现状，在西安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，2011年，西安市文联、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16名中青年作家。以期通过这种方式，达到呵护蓓蕾幼芽的成长，激励、引导和支持中青年作家积极创作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并资助其出版，为他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铺路搭桥。

播种是艰辛的，丰收是喜悦的。春华秋实，继2011年底的第一批五部作品——赵丰的《孤独无疆》、国稳社的《彼岸的芦苇》、刘牧之

的《拓跋树娥》、曹军华的《朱雀门下》、蒋书平的《河流传说》，这是我们第二次麦收。它们是吕虎平的《单面人》、赵永武的《寻她千百度》、袁国燕的《亲密无间》、史飞翔的《学问与生命》、黄海的《乘火车》。

作品出版后，我们将举办作品研讨及宣传推介会，邀请知名作家、评论家参加，通过相互的交流探讨，不断提高作家们创作的艺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将联合相关刊物和媒体进行报道，以期扩大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。

在此，给予本次结集出版的作家以及作品以美好的祝愿，并希望后继者努力前行，再创西安文学创作新高潮。是以为记。

夏夜里的磷火一闪（自序）

关键词：作家

用一个朋友讥诮的话语来说：也许是小人物的自怜（或者自恋）自爱吧，时常喜欢给自己打上“作家”的标签，尤其是朋友、同学、熟人聚会时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西安市首届签约作家似的。就像刚刚升迁的“新贵”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级别，或者什么“长”什么“书记”似的。静坐时，每每想起这些浅陋的举动，免不了就要牙疼一番，还兼有发烧的症状。牙疼过了，面颊慢慢冷却下来，不免就要对“作家”这个称号琢磨一番：A. 所谓作家，不过是另一种匠人而已，用文字搭建空中楼阁的匠人。本质上，跟木匠、泥水匠没什么区别。B.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作家？什么样的人才堪配“作家”的称号？什么样的人才无愧于“作家”这个称号？这些本不是问题。能成为别人眼中之“家”者，必是创造出来的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）财富，对人类某一个方面的生活有了长远的、深刻的影响。但在目前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人们似乎只要其“名”，而不要其“实”了。“名”与“实”的错位或者分割，似乎是常态。C. 话说明白了，就是：不是你出了一本书，或者被哪个组织命名了，或者被众人如是称作了，你就是作家。如果这样，作家这顶桂冠就太廉价了。太廉价的东西，前途，或者说命运，往往是堪忧的。D. 作家是一群什么人？他们为了能写出传世或者速朽的作品，常常把自己或者别人的思想、情感乃至生活隐私，毫不吝惜地批发或者零售在作品里（从这点上看，跟作家当朋友，是不是代价有点大？）。给人的感觉是，他们是一群在人群中裸奔，渴望被人注目的人。可惜了，被瞩目的，永远只是个别人。只瞩目“个别人”的文学生态，是正常的生态。E. 作家是一群什么人？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人。慷慨激昂、唾沫飞溅、哼哼唧唧、无病呻吟、举止乖张、行为放浪等等这些词汇，似乎是为这群人预留的。《寻她千百度》中千万里寻妻的艺术家有

这些人的影子，《刹》中混迹于城市黑舞厅的三虎有这些人的影子，《关于一起裸奔事件的深度解读》中在小镇街头激情裸奔的金之枫，也有这些人的影子。其实，从世界这个大生态环境看，把一群这样的人放置在中心位置，天下就会大乱。但天下没有他们，自然会少了许多斑斓的色彩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作家应该是不可或缺的。

关键词：纠结

经见了太多荒诞的生活和生活的荒诞，我蓦然发现，可能每一根纤弱易感的神经，都变得异常坚韧皮实了。可能，我们需要的是尖利和猛药。也可能，尖利和猛药都于事无补——在当下这个碎片化的生活里，在当下这个娱乐化的文化语境里，谁又愿意接受你的尖利和猛药？作为一个企图用文字唤醒什么的作家，我茫然，更困惑。于是，我塑造了《关于一起裸奔事件的深度解读》中的女主人公刘菊红，和《你是谁》中的王海林，他们只听凭欲望的召唤，拒绝“神”的启示，辛苦而恣睢地走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。他们最终会走向哪里？上帝无言。

于是，我想到了给人信仰和信心的“神”。

世间没有“神”，可能陷入混乱，但“神”多了，又会陷入另一种混乱。而眼下，恰好又是一个众神喧哗的时代。在这个无所适从的时代里，保持内心的强大，可能是唯一的选项，更可能是个疯狂的选项。

举起的棋子，抬起的脚，描摹的应该是人处于选择中的状态。茫然、迟疑、不知所措乃至无所适从等等，是这个状态的关键词。但更要命的也许还在于，我们根本无可选择。标志着人类理性的选择遇到的恰恰是缺乏理性的生活。谁也不知道，棋子和脚落下去会遭遇到什么——是比之前好还是比之前糟，可能永远是个谜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无可选择，就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之一。因此之故，《民间风流债》中的风琴，还有《刹》中的女人，她们在男人那里受伤之后，只能权且回到娘家，试图让流逝的时光来给自己指一条活着的道路。

关键词：家园

接连好多天在乡下采风，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我的感受：触目惊心！早已闻听过乡村的种种弊端，以及乡风民俗的江河日下，和人心道德的不古乃至滑坡，但耳闻目睹的一切，还是显得炫目了些，怪诞了

些。心绪不宁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残破的天如何修补。更不知道，所谓的家园在何处。一个作家，又该如何面对这种溃败？又该如何表现这种溃败？一时间，我消化不良了。不经意间，想起了沈从文的湘西边城，那个美丽的世外桃源。可惜了，据《凤凰网》的记载，那个地方，如今也已然溃败得十分不堪了。

难道我们的乡村又回复到五四时期一位文化人所描述的那种状况：吾人之精神的生活，既无所凭依，仅余此块然之躯体，蠢然之生命，以求物资的生活，故除竞争权利，寻求奢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？这种生活，被刘恒阐释为“食”和“性”两个方面。他说，在农村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有三个：粮食，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要素；性，是使生命得以延续的不可缺少的条件；再一个是力气，作为农民，有智慧是没有用的，他必须有力气去耕种，去生活。我再补充一句：他必须有力气去抵抗别人的欺侮，或者用力气欺侮别人。如此而已。

事实情况是，平日里，有多少人在追逐金钱和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，没法统计出具体的数字来。经典的一句话是：像猪一样活着，拱一天算一天。竟然，有好几个父老乡亲在我面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。我愕然，也骇然。

或许，真应了那么一句话：不是这个世界太荒诞，而是我们内心太卑弱。正因为卑弱，金之枫们才可能上演近乎疯狂的一幕：在街头激情裸奔。失去了家园的人们，除了无所牵挂的裸奔，还能怎样？

关键词：爱情

始终认为，爱情应该是人类最终的栖息地了——诗意地栖息。于是我不遗余力地鼓动《寻她千百度》中的艺术家自始至终走在寻找爱情的路上，又恶作剧地让失却了爱情的金之枫们在街头激情裸奔，更让对爱情尚存有浪漫情怀的锦儿们（《殉情在巅峰》中的女主人公）坚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也要让《那风花雪月的往事》中的小云老师和余淑芳始终活在自己心造的牢狱中，不思自拔。但在这个“假情种遍地跑，真情种难觅寻”（借用金之枫的话语）的时代，他们的寻觅，他们的坚守，他们的愤激，他们的绝望，能感动了谁？又能唤醒了谁和谁？又能改变了什么和什么？

王海林们、方华们、海宁们、刘菊红们，可能只是生活中的“一小

撮人”，就像金之枫们、艺术家们、锦儿们、余淑芳（或者小云老师）们一样，属于生活中的少数，但生活中，更多的，可能是肖晖们、巧云们、黄有社们，和《刳》中的那个“男人”们——他们，应该是名副其实的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（权且借用一下政治学上的术语）。但正是这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让爱情变得如此不堪一击。

于是，有网友用愤激的语调在网上追问：纯真的爱情有木有？有木有？很典型的天问。有多少人失落彷徨时曾有此天问？恐怕不可计数吧。这至少彰显出了一种怀疑和动摇。这年头，崇高的东西总是会招致来怀疑和动摇的。回头再看那个天问，至今似乎还没有标准的答案，又或者是忙碌的现代人没有闲时间（抑或不屑于）来探究“爱情”这个劳什子吧？

也许，这个天问的最佳答案是——还记得传说中的面包和牛奶吗？如果面包和牛奶“会有”的话，那么纯真的爱情，也一定“会有”的。

聊且算作自序。

壬辰年夏月

目 录

总 序	于孝军/1
夏夜里的磷火一闪（自序）	3
民间风流债	1
你是谁的谁	37
关于一起裸奔事件的深度解读	67
那风花雪月的往事	120
剥	159
寻她千百度	174
殉情在巅峰	192
蹲在阳光底下	205
我这病	213
驼背	227

附 录

女性的坚韧 男性的忏悔	苏楷越/239
回忆在过去找你	李小杰/240
无物之阵中的生存困境	国稳社/243
对庸常浮生的思考和追问	杜崇斌/245

民间风流债

1

凤琴蓦然间就醒了，看见有社的脸正悬在自己头顶，嘴里喷出一股臭哄哄的酒气；目光痴痴的，两道滚烫烫的黑色闪电。她转了个身，咕咚一声，睡吧，都几点了。有社颠颠地绕过床去，又用黑色的闪电罩着凤琴的脸。凤琴闭着眼睛嗔骂道，发啥神经。有社说，我想刨清几件事。语气中明显有一股子执拗在，还有一股子显得夸张的郑重其事。都半夜了！又去喝酒了？省点力气吧！凤琴依旧没睁开眼睛。有社说，这几件事刨清问明了，对你、对我都很重要。

凤琴睁开眼，感觉有社脸上的表情并不友善，像挑衅，又像赏玩，像猫玩老鼠时的表情。凤琴一脸无辜地问，咋啦？有社说，这种神色不好！就像是你脸下面还有一张脸一样，不好！凤琴对视着有社的眼睛，目光有了硬度。有社忽然哈一声怪叫，说，你的眼光，让我想起一句话，老人们常说的。凤琴问，啥话？有社说，你一定知道的……哈！话题扯远了——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我想看看你屁股上的胎记，就是“蝴蝶飞啊，蝴蝶飞啊”那块胎记，蓝色的，还在不在？凤琴下意识裹紧被子，说，喝两点马尿，找碴是不是？有社龇出上门牙来，焦黄的牙齿上跳荡的全是笑意：哪儿敢呢？只是想看看，还在不在？凤琴说，还能飞走不成？有社认真地说，有这个担心。凤琴忍俊不禁说，真个是酒疯子一个。说着，撩起被子，露出屁股来。

娇俏的肉色真丝短裤，紧绷绷包裹着有型有款的屁股，在荧白的灯光里煞是惹眼。有社爱这两瓣宝贝，以前经常抱着亲、舔、吮。一边腻

歪还一边赞不绝口：鼓鼓的，翘翘的，圆圆的，一旦拥有，别无所求。也爱胸前那一对“鼓鼓的，翘翘的，圆圆的”玩意儿，一到被窝里都爱不释手了。但是，眼下，有社的表现实在看不出爱意来。他甚至都可以说是粗暴地扯下了凤琴的短裤，手掌生硬地按着右边那瓣儿，察看左边那瓣上的胎记。还在！他龇牙咧嘴说，还在！凤琴扯过被子，裹紧了，呵斥道，吃错药了，你！

有社直起身来，显得有些失魂落魄的，不住嘴念叨，还在！还在！凤琴说，能飞到哪儿去？有社说，飞到双龙的嘴上去。语调傻傻的，像被当头一闷棍打傻了一般。

凤琴心里一跳，霍地坐起身来，眼珠地盯着有社，试图从有社明显夸张的表演中破解出什么来。

有社一脸的恍兮惚兮，说梦话一般：吃晚饭时，双龙在茂林的商店门口说，凤琴的左屁股上有一块胎记，蓝色的，像歌里唱的“蝴蝶飞啊，蝴蝶飞啊”。当时，男女老少好多人在场……

凤琴脑袋嗡一声，感觉自己如在梦里一般，她小心地问，你说醉话吧？

有社忽然变了个人似的，厉声问，谁说醉话？谁喝醉了？

凤琴不敢言语了，把脸埋在披散下来的长发里。晚饭时，她曾到过茂林的商店买味精。蹲在人堆里吃饭的双龙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，投射给她挑逗的目光，她愣是装作没有看见。只能这样了。那一页已然翻过，再眉来眼去的，只能徒生事端。

有社说，我只想知道，双龙咋知道你屁股上有“蝴蝶飞啊”。很平和的商量口吻。

凤琴影影绰绰想起来，自己刚才的梦就不好。梦的情节已然梳理不清了，但梦的色彩还丝丝缕缕在脑子里飘，昏惨惨的。对了，好像还有那个挨千刀的冤家，双龙，他好像又在纠缠自己了。

有社说，我就想知道。语气很是执拗。

回避已经行不通了，搪塞也显然不行，死不认账倒是一条路，但显得很可耻。只能面对。但又应该如何面对？凤琴又一时茫然。

有社说，拜托。

凤琴抖开长发，亮出脸来，迎着有社的目光，说，对不起。

有社把耳朵伸过来说，没听见。

凤琴说，对不起。

有社缩回脑袋去，显得很诧异地问，你是说，对不起？

凤琴愣愣地看着有社。

有社说，我不想听对不起，我只想知道，双龙咋知道你屁股上“蝴蝶飞啊”？

凤琴胳膊抱住膝盖说，我只能说，对不起。

我告诉你，我只想知道，他咋知道你屁股上“蝴蝶飞啊”！有社一字一板说。

凤琴说，随便你怎么处置。

有社盯着凤琴。良久，忽然又哈一声怪叫，没本事的男人才想着咋样对付自己老婆呢。我还得留点力气，明天对付成双龙。说着，脱鞋上床，三两下撕扯下衣服，钻进被窝，直挺挺躺下，像具死尸。

一时间，四下里一片阒寂。窗外有秋虫的嘶鸣，珠圆玉润的，在夜的帷幕里轻盈地滚来滚去。耳边有荧光灯管的电流声，像一根亮亮的丝线，向人脑海里的无限深远处飞窜。凤琴心里暗自苦叹一声，泪水悄悄滑落下来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有社忽然坐起身来，用责怪的口吻说，你应该背着牛头不认赃！说完又躺下，说，我还以为你会背着牛头不认赃。稍顷，又是一句，记住了，下次，就是背了天大的牛头，也不能认赃。

凤琴钻进被窝，抱住了有社，双乳抵在有社背上，泪水打湿了有社的肩膀。有社回转脸来，说，我想吐。应答他的，只有凤琴的抽泣。有社挣脱了凤琴的怀抱，上身欠起来，盯着凤琴的脸说，我还是想知道，双龙咋知道你屁股上“蝴蝶飞啊”。

凤琴说，别闹了……

有社说，我没有闹。我就是想知道。拜托。

凤琴四肢打开，摆出一个任人宰割的架势，说，你打我一顿吧。

有社喊一声冷笑：没这个习惯。

凤琴说，那咱们离婚。

有社又喊一声冷笑：屁股一拍想溜？

凤琴说，那你杀了我！

有社说，我只想要答案，不想要你的命。

凤琴看着有社的脸。那脸后面显然还有一张脸，一张魔鬼行将吃人的脸。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有社盯着她的脸，说，不想说，是吧？我想，你迟早会说的。

凤琴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唏里哗啦垮掉了，似乎有个声音在说，该来的，自会来到。

二

有社开始一天两晌去双龙家“上班”。两家都没有在岭梅镇上开什么门店，地里的苗木或者猕猴桃还没有到出售的时间，都有大段的空闲时间，正适宜进行一场攻防游戏。

每回临出门时，有社都要闪出一脸古怪的笑意，跟凤琴打招呼，我去找双龙呀，谈谈心，哥俩好好谈谈心。凤琴想质问一句，你想干啥？却每回都忍住了。理亏的是自己，想阻止一些看起来怪诞的行径，都感觉理不直气不壮的。只好由他去了。由他去了，心里却七上八下地打鼓，生怕闹出什么祸端来，也生怕闹得满城风雨——其实，细想想，眼下，恐怕早已是满城风雨了。好话腿脚短，坏话却有翅膀，最喜欢在嘴巴和耳朵间扑棱棱飞过来，扑棱棱飞过去，搅起一天的烟尘和唾沫星子。眼下，要是自家男人再不理智，明火执仗要跟双龙去闹活，坏话的翅膀只怕会是扇得更欢实了……罢了，这是自己该有的惩罚。但凡不呆不傻的男人，头顶平白无故多了顶绿帽子，都会闹腾个不会熄火的，还别说是有了。

有社这盏灯原本就不省油。用街上孙二叔的话说，属于“踢腿骡子”，有事没事都想尥蹶子呢，还别说现在他握了一手别人的小辫子。孙二叔当年还是官身子的时候，就曾领教过有社的蹄蹄爪爪。忽然间，他夜里就坐到哪个村干部家里了，说是要征求村干部的意见。征求什么意见？他会一条一条地列举出这个村干部的所谓劣迹，说是要把这些反映到镇上去，或者县上去，眼下就是要让村干部核实一下，看看哪些劣迹是凭空捏造的，有哪些劣迹跟实际有出入，又有哪些劣迹还没有列举出来。就征求这个意见。用的是慢条斯理的语气，脸不变色心不跳，那

一个镇定自若，简直——敢说不止是北街，就是整个岭梅镇都没人能比得上。“好在这娃儿，我还能辖制住，从没针对过我。”这是孙二叔脱了官身子的壳后，每每说起有社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时，要交代给众人的话语。

到饭时了，有社就按时按点从双龙家回来。进门时，还哼着秦腔《下河东》：河东城困住了宋王太祖……还别说，神韵上，还真有几分跟被“困住”的宋王太祖相像，手提着根虚拟的盘龙棍，满脸是很亢奋的红光，左冲右突着做困兽状。目光逮着凤琴了，就哈一声怪叫，狗日的双龙，背着牛头不认脏！这一点，你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意志，向成双龙同志学习！凤琴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又去忙灶上的活计了。有社追赶过来，用孩子一样乖巧的口吻说，我想向你汇报战果。凤琴没好气地说，你像在演戏。没有人家县剧团的丑角演得好。有社说，不，是戏在演我。凤琴不吭气了。有社说，我只问他，你咋知道我老婆屁股上有“蝴蝶飞啊”？狗日的只是嬉皮笑脸，软话说了一筐篮，就是不往正题上牵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批评你了，找野汉，也得找个敢担当的。找了这么个腰里没筋没骨的狗，你不嫌臊，我还嫌丢人呢！凤琴说，你……觉着有意思吗？有社说，有意思！咋，你们有意思毕了，就不许别人也有意思一回？凤琴只好闭嘴。息事宁人是上策。有社在她背后继续唱：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……

海宁也来凑热闹。

这天上午，正整理衣橱的凤琴，透过窗玻璃，忽然瞥见海宁侧身闪进了自家院门。似乎应验了某种预感，她心里苦笑一声，说，该来的，一个都不会少。瞬间里，她脑子的转速很快，她想撒了一床的衣物胡乱塞进衣橱，又一想，觉得这阵势可能效果更好一些。她麻利地挪步到镜子前，往脸上抹了滋润霜，又涂了口红，想再用眉笔修修眉毛，院子里已经响起了海宁的召唤声。她应了一句，抿了几下嘴唇，迎了出去。哪怕迎来的是巴掌，也得迎上去，并且还要大模大样地迎上去。不能失了礼数，更不能显出怯懦来。

凤琴能感到客人的步履中透着几丝慌乱，凤琴能感到对方脸上漂浮的笑意有些虚假，凤琴更能感觉出来者不像是找碴的。她客气地打招呼，你可是稀客呀。海宁也不含糊，笑盈盈伸过来一只温热的手掌，拉

住了风琴的手，说，家里边不安生，过来跟妹妹说说闲话。似乎话里有棱角，但表面上的亲热又把棱角打磨得足够圆滑了，能咯着人，却让人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风琴感觉自己被人家的热乎劲儿包裹住了，一时间，自己心里都觉着眼下的格局有些荒诞，一边是结发妻子，一边是野婆娘——如果自己算得上是野婆娘的话——两厢里见了面，竟然都情同姐妹了？

尽管岭梅镇人家的室内格局与城里接轨了，大都辟有专门的客厅，还煞有介事地摆了沙发、茶几、果盘什么的，但大家还是习惯于来了客人，在卧室接待。海宁一路跟着风琴进卧室，一路东盯西瞅的，还不住嘴地赞叹，看来妹子是个勤快人，把个屋里屋外料理得清清爽爽的。风琴心里嘀咕，这女人平日常仰得跟鹅一样，胸挺得那两疙瘩肉都快要飞出去的光景，见人爱理不理的，一副不跟凡人打交道的模样，今儿个一进门却这般的勤——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——如果不是要耍啥花招，就是有事要求乞于我……这样想着，嘴上应道，咱就这个破家，只要你不嫌弃。随便坐，随便坐。我刚刚在翻腾衣橱呢，看床上乱得，跟三国一样。

6

宾主坐定了，海宁说，本来想请妹子到翠云开的养生馆去坐坐，又担心人多眼杂；想到红红发屋去吧，也怕是人多眼杂的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你家里方便一些。就是……冒昧了。风琴淡淡一笑，不要紧的，像你这样的稀客，只怕八抬大轿都请不来呢。海宁说，有社这时间正在我家里闹活呢。其实也好，双龙那贱胚子，久行夜路必遇鬼，活该遇上个有社去修理修理的。风琴本想说一句“是我让有社去闹活的”，想想又把话咽了回去，只是嘴上胡乱支吾了一声。心里却又在猜测：莫不是她来求我，让我劝有社不要再闹了？毕竟，这样闹下去，她这个当老婆的，也不光彩。

海宁端起茶杯来，眼睛盯着斜对面床头上的婚纱照，有社和风琴在照片里甜蜜地依偎着，仰望着同一个方向，仿佛在展望着同一个辉煌的未来。海宁嘴角翘起来，感叹道，男人和女人啊……说着话，又把目光对准了风琴，说，有社到我家里一闹，就有几个姐妹支招，说是让我找你算账。我问她们：为什么要找风琴妹子算账？她们说，你的风琴妹子跟双龙不干净。我笑了，回答她们说，为了一个臭男人，跟一个姐妹去

……争风吃醋？哈哈，我才不干这样的傻事呢。不值！真不值！像双龙这种货色，屁股后面的女人用火车皮拉呢，可能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楚，我算账能算得过来吗？其实，说起来，这些女人也跟我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双龙啥时候，给谁，付出过真心？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经常在思量一个问题：我在成双龙眼里究竟是个啥角色？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，发泄性欲的工具而已，一个免费的家庭保姆而已。他连自己老婆都这样看待，又能对哪个女人付出真心？风琴听着，虽然能感觉话里话外都有刺儿，但刺儿仿佛都刺在了木头上。很莫名的，她眼下只对海宁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既像是疲惫，又像是冷漠，还像是厌倦，更像是玩世不恭的气息有感觉，甚至可以说是着迷。跟这样一个女人对话，连自己也仿佛在哪一出电视剧里，一种很古怪的感觉。

海宁继续说，妹子，我说这些话，你不要多心，没有针对你的意思。风琴暧昧地笑笑。海宁又喝了一口茶，惨然一笑说，不纯是对你这样，凡是跟成双龙有染的女人，他哪一个没有败坏过？轻的，是在酒桌上跟其他男人说说跟这些女人上床的枝枝节节，把女人当自己的战利品炫耀；更可恨的，还有重的呢，还用难听的话作践这些女人呢！说的那些话，我都羞于出口。也不止成双龙一个是这德性，好多男人都他妈畜生！成双龙的那些狐朋狗友们，一个个都这贱种！女人跟男人打交道，最终受伤的，永远是女人！女人最好还是离男人远点……仿佛心里有些东西忽然苏醒了，风琴抬起头来，直直地正视着海宁，用尽量柔和的语气打断她说，是不是你男人糟践我了，你还嫌不够，也来给我心里塞猪毛？海宁笑了，我就害怕妹子你多心，果不其然。妹子，咱们都是女人，都是受害者……风琴站起身来，面无表情说，这几天我心里乱得很——亏欠你的，我承担，要打要骂随你，可就是不想听你说这些。海宁也站起身来，看着风琴的眼睛，陪着笑脸说，看来话不投机。那好，我先告辞。风琴说，你今天来到底啥目的？海宁说，能有啥目的？受害者跟受害者沟通一下，不可以吗？风琴说，没这个必要。有社正跟你家成双龙沟通呢。海宁看着风琴赌气的脸，说，看来我今天来错了？风琴说，你没有来错，是话说错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因为我亏欠你，你拾掇我，我无话可说；但你要耍其他花花肠子，我没有时间奉陪。海宁说，我只能说，你误会我了。风琴说，但愿只是误会。海宁挪动了脚步，